

抗戰大後方

樂 恕 人

鬚髮何期漸有霜，長途碌碌復相忘；
身非名世承新運，心似孤兒戀故鄉。
雷雨及時萬族樂，山川致命百工忙；
金剛坡上頻回首，多少英雄在戰場！

——于右任：生日往北碚道中（民國二十九年）——

我引用于右老這首詩的意思，是在介紹抗日戰爭中大後方的情況，可以從「雷雨及時萬族樂，山川致命百工忙」這兩句中看出一個輪廓。我國的名報人——已經逝世多年的了的前天津重慶時代大公報的總編輯張季鸞先生最喜歡于右老這首詩。他在抗戰初期致淪陷後上海正言報的祝詞時，特別寫出這首詩中的那兩句名作，以為後方情形的寫真。

我所要介紹的大後方，是指我國西南、西北離敵軍比較遙遠而安全的地方，以四川、西康為主，北及陝西一部、甘肅、新疆等省，南及貴州、雲南諸省。

抗戰初起時，大後方自然更廣闊，及至敵軍逐漸深入，有些地帶，如華北、華東、華南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線，完全為敵軍佔據；有些地帶則又大牙交錯，敵我進退不定。

所以，我要敘述到的大後方，是以抗敵後期

，長久安全的地區而言。自然其中也有些例外，比如說最後一兩年，敵人曾經從緬甸竄進雲南西部怒江以西的地區，和從廣西突進貴州的南部等，但那是戰局一度意外的逆轉，大後方也有時候局部暫時變成前方了。

全面抗戰一起，中央政府自然早就擬定了長期作戰計劃。京滬是必守但又是必失的地區，所以中央早就決定遷都四川省的重慶市，以便同敵人打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人稠物豐天府之國

四川省是中國最富庶、最廣大、也是人口最多的省區。古來稱四川為「天府之國」，就是指它人稠物豐地大而言。

漢朝末年，劉備到南陽三顧諸葛亮的茅廬，請教天下大勢時，孔明先生就曾對他說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勸劉備進取四川，作為興復漢室、規復中原的根據地。清人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論到四川的形勝，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個稱王稱霸的大好江山。

四川省不但人稠物豐地大，而且它的四周全是崇山峻嶺，中間則是丘陵或平原的沃野；險足

以阻外患，富足以圖生存。從歷史上來看，唐代在內亂或是外患時候，四川就成了當時長安朝廷和老百姓逃難的安全地區。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吐蕃、回紇入寇，人民都朝四川跑。

宋朝受到金人和蒙古人的侵犯，逃過長江，避到杭州，和戰不決，苟安無為；結果江海之險不足以阻北方的敵人南下，終而南宋不保，亡了國。

明代傾覆情形不同。內亂、內爭、內奸，再加上一個昏庸的福王，自然退到那兒也不行，非亡國不可。

這都是已往的歷史，可發浩嘆。如果再回過頭來，談談抗戰中大後方的情況，倒也是非常有趣而富有懷念價值的。同時，我相信，至今還有許多國人，始終沒有到過四川、雲南等地；也有許多年輕人，出生在當年的大後方，未及長成即行還鄉離去，他們大概不會記得起大後方是怎樣的情況。

堅強壯大居高臨下

如果我們把大後方作成一個人體來比較，那麼，我們可以說戰都重慶是人的頭腦，成都平原是心腹，西康、西藏是雙腳。我們的右臂是雲南

的省會昆明，手腕是貴州的省會貴陽，右拳則伸到廣西的桂林、柳州。左臂呢？左臂是陝西的省會西安，手腕是甘肅的省會蘭州，拳頭則伸到新疆的迪化等地。

以這樣一個堅強壯大的態勢，迎擊從東南北三方面來犯的日本軍隊，所以我們佔了地利。因為西南、西北都是居高臨下，敵人則是犯了兵家所忌的仰攻。

再說得明白一點，敵人在華北、華東可以充分利用他們機械化部隊的優點，用重兵器馳聘在我們的平原上。可是，等到他逐漸西進，我們山高水深，敵人不但陸軍的重砲和坦克車減少了威力，就是空軍也受到了限制，地利是逐步有利於我們的防守了。

到抗戰勝利為止，敵人除了以空軍騷擾過我們的大後方的主要基地——四川——而外，他們始終沒有一兵一卒得以侵入四川省的方寸土地。

戰都重慶山高水長

翻開地圖，很容易看出重慶的形勢。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處，像一個半島，三面環水，一面有金碧山雄據在上，地形險要。四川人俗語說：「天生重慶，鐵打瀘州。」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在省會成都，可是經濟重心却在重慶，西南的商業是以它為中心的。所以抗戰以前，重慶已經很繁盛熱鬧，四川人已經叫它是「小上海」了。

重慶不但經濟繁榮，形勢險要，而且山水之雄麗，也是出類拔萃的。南山巍峨綿亙，長江奔

騰蜿蜒，真所謂山高水長，形勢萬千。

重慶在抗戰前曾經是四川軍要爭奪盤據得最久的地方，其中以劉湘為最著。劉湘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的軍長，後來打敗了他的公叔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取省主席而代之，重慶就是當年他發動內戰的大本營。

劉湘盤據重慶許多年，建設是有一些兒，但是因為四川交通阻塞，內戰又不停，紛紛割據，所以建設還差得太遠。及至抗戰一起，中央遷都重慶，才着手把重慶更進一步建設起來，使它成為比較現代化的都市。

抗戰繼續展開，華北、東南的人民也大批湧到大後方，到重慶、到成都、到昆明，把這三個大城市擠得人山人海。學校、工廠，如雨後春筍，錯綜林立。擠不下去，再朝其次的都市如西安、蘭州、貴陽等處發展。

重慶的市區愈來愈廣闊，人口也愈來愈加多。重慶本市的半島上，逐漸向後面發展，到了幾十里的地區；南面在長江以南也擴充了幾十里，嘉陵江畔的江北縣也膨脹起來。後來形成了大重慶，擁有二百多萬人口，為有史以來最繁榮興盛的時代。

它是一個山城，分為上半城和下半城，有些地方像環狀一樣，盤旋上下。市內馬路四通八達，放射出去的公路，西達成都、雅安，南通貴陽、昆明，旁及湖南西部，北趨漢中、西安、蘭州、新疆。水道更是暢通無阻，長江上溯下瀉，嘉陵江附帶其旁，可以說是水陸樞紐、交通中心。它本身是個商埠，多少帶些俗氣，連我們四

川人自己在打花鼓的唱詞中，也譏笑着唱道：「一進重慶城，山高路不平；口吃兩江水，笑貧不笑淫。」但這並不損於重慶的偉大，因為抗戰以後，中央政府坐鎮當地，百廢俱興。論教育，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天津的南開學校，以及原有的重慶大學等，分別建立在重慶的郊外；其他專門學校和中學更多得不勝枚舉。此外如工廠、醫院、報館，可以說集京、滬、漢、粵之大成。

重慶市區的建築自然不算偉大，但還說得上整齊修潔。因為四川農村的富庶，和出產的應有盡有，所以當年在重慶的人，誰也不會感到衣食的匱乏，包括戰爭中各國最缺乏的煙酒，更無所謂黑市的存在。

正義公理光明聖地

重慶在當年表現了全國空前的大團結、大混合。走到街頭巷尾，隨處是南腔北調；就連飯館子也東西南北全有，再加以當年厲行新生活運動，穿衣和住處很簡單，唯一的享受便是吃。吃小館就成為抗戰中公務員、老百姓和學生們的快樂享受。

在物質上，重慶以及其他城市不免簡陋，可是精神上，全國都是興奮振作的。因為大家都相信抗戰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等到打垮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就可以在安樂中建設自己的國家。每個人都懷着美麗的遠景，憧憬着希望無窮的未來。可不是，抗戰期中，英法對我們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中國和美、英、蘇號稱四大強國。我

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曾經到開羅去和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舉行三巨頭會議，決定了許多有關人類的重大問題。

中國國際地位達到空前的高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袖和團體紛紛到重慶致敬和訪問，熙熙攘攘，蔚為盛世。

重慶在當年神聖莊嚴地號召着全國的人心，在世界上是一座代表正義、公理和光明的聖地。

成都錦城青春氣息

略為介紹過戰時首都重慶，其次就不能不提四川的省會成都。

湖南才子易君左先生在他的遊記裏面有一篇叫「錦城七日記」的文章。他說：人們全叫成都為「小北平」，他不禁為成都叫屈。原來成都遠在蜀漢時代就已經做過首都，後來一直是好幾次偏安割據的都城，可惜她沒有當過大一統的家；不然，北平在元朝起才定都，講資歷，北平還是成都的後輩呢！

抗戰初起政府遷到重慶，成都相距咫尺，她的重要性可以說僅次於重慶，為戰時中國的第二大都市。同時，成都原是西南文化中心，她的格局規模、面積人口、流風餘韻，遠勝過雲南的省會昆明和貴州的省會貴陽。

成都本來就是富麗繁華的歷史名城，明朝的開國元勳宋濂就說過：「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射賦詠歌呼之所。」及到抗戰，政府一部機構，如航空委員會等就

遷到了成都；因為成都平原上軍用機場星羅棋佈，航空軍官學校、航空機械學校、航空軍士學校、陸軍軍官學校等等也全在成都為國家培育抗戰的幹部人才。其他中國有名的大學，如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濟南的齊魯大學、北平的燕京大學等，也遷到成都郊外有名的華西壩和市内復校，同在望江樓畔新建起壯麗校舍的四川大學比鄰而居。一時弦歌四起，成都更充滿了青春和文化城的濃厚氣息。

抗戰期間，中國在平、津、京、滬的各大學紛紛遷到大後方。除了我提到在重慶、成都的各大學外，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師範大學，則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武昌的武漢大學則遷到四川的樂山縣復校。至於各地有名的中學校，則由政府統籌合組為若干的國立中學，大多數在四川境內建校授業。

三壩風光各有千秋

提起學校，可巧在成都各大學的集中地是錦江之濱的「華西壩」；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等則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壩」；另外還有陝西省南部城固縣的西北聯大所在的「古路壩」。

這三個「壩」，以成都華西壩為最漂亮舒適，因為它是借用原有教會所辦的華西大學的校舍。校園廣闊，危柳參天，綠草如茵，溪水潺湲；一幢幢宮殿式中西合璧的校舍，其風光較北平清華園、燕園等地有過之而無不及。重慶的沙坪壩也還不錯，校舍不及華西壩，但是它擁有嘉陵江山水之勝。只有城固縣的古路壩是個黃沙地帶，

茅草房若干棟而已。因此，那時學生們流行一句話：「華西壩是天堂，沙坪壩是人間，古路壩是地獄。」

華西壩紅男綠女的壩上風光，當年使人陶醉，至今令人眷戀。我想，當年在成都受過戰時大學教育的人，一定會不勝嚮往、懷念成都。

成都有四季分明的氣候，更有武侯祠、望江樓、工部草堂、浣花溪、青年宮等名勝古蹟。抗戰期中成都更顯得花團錦簇。尤其是吃的一道，成都大小菜館無不精美，再加上外省飯館亦先後營業，「吃在成都」真是一點兒也不虛傳。

昆明繁榮酒綠燈紅

說到昆明，她的風味情調却又不大相同了。昆明的人口僅及成都的三分之一，只有二十五萬，市區也比較小而古老，大馬路沒有幾條，到處是十足光滑的石板道。

昆明的美在四季如春的氣候，在郊外滇池西山之勝。最初四年，因為緬甸的首都仰光我們的國際交通大門，從各國進口的東西，全從仰光沿緬緬公路運到昆明。太平洋大戰爆發後，中緬陸上交通被敵人截斷，我們被迫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運物資到昆明，再轉運重慶各地。所以在整個抗戰期中，昆明的市面是繁榮萬分。許多冒險家和做生意的商人，全把昆明當成樂園，揮金如土，酒綠燈紅；它不像重慶那樣嚴肅而緊張。其他的幾個大城市，貴陽局面小而較貧瘠，蘭州過於僻處而荒涼，西安有些古老而又沉寂；但是在抗戰中，它們還是健康而奮發的。